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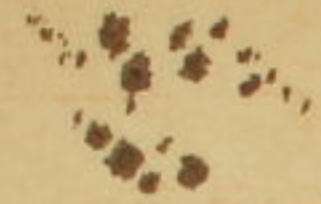


玉函山房輯佚書

口 11
1236
58

六十八





1236
68



魯連子一卷周魯仲連撰史記本傳云齊人也好奇
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又贊其蕩然肆志
不詘于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則其人蓋田
子方之流匹也漢志儒家魯仲連子十四篇隋志魯
連子五卷錄一卷唐志一卷今佚戰國策載其六篇
其卻秦軍說燕將二篇史記亦載之文句不同參互
校訂又搜採意林御覽等書得佚文二十五節合錄
一卷指意在於勢數未能純粹合聖賢之義然高才
遠致讀其書想見其爲人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魯連子

周 魯仲連 撰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
 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歷險乘危則騏驎不如
 狐狸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
 尺之劍而操鋤耨與農人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
 故物舍其所長用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
 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
 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

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戰國策齊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論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

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為言戰國策齊策按歐陽詢藝文類

聚卷六十五引魯連子曰孟嘗逐於齊譚子曰富貴則就貧賤則去此物之必至而理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市朝則盈夕則虛非朝愛而夕則憎之也勢使然昭明文選卷二十九張景陽雜詩李善注引譚子曰物之必至理固然也文皆脫略不具據國策補

燕伐國策齊取七十餘城唯莒與國策無即墨不國策

未作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軍國策無殺燕將軍國策無

將軍騎劫復齊城國策無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

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

太平御覽引作唯聊城不下燕燕將城數月無初燕已下七句

魯連子二嬖嬖館補校

據國策魯仲國策無仲字連乃為書著國策作約之於國策無於字

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信時而棄利

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

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史記聊城

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史記稱下有焉

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二句國策脫據史記補故智

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

一時也史記作此願公之史記無之字詳計而無與俗同

也史記無也字且楚攻齊之國策無齊之二子據史記補南陽魏攻平

陸而史記有而字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

據史不如國策作若得濟北之利大大字據故定計而審

處之國策作堅守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國策作橫

秦之勢成國策則史記有則字楚國之形危齊國策齊棄

南陽斷右壤存史記則濟北計猶且為之國策作計且

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無再計國策移此二句在不

齊下無今楚魏交退于齊而于齊而三字燕救不至

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國策無以全齊之兵句作

與聊城共據期年之傲則國策作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

彼史記作且燕國大亂君臣過史記作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

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國策無萬乘之國被圍於趙

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策僂作公聞之乎今燕王

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史記無國傲而史記有而

多民無所歸心國策作民公又以傲聊之民國策公

字傲聊距全齊之兵期年不解史記無是墨翟之守

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國策作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

也史記無能已史記無見於天下矣史記無雖然

爲公計者國策作故不如罷兵休士史記無罷兵以

報于燕車甲全而歸燕國策作全車燕王必喜身全

而歸于國國策無士民見公史記無見如見父母交

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

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史記更俗於天下史記無

功名可立也亡意國策作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

乎請史記無裂地定封定比乎國策無陶衛世世稱

孤國策與齊久存又國策作亦一計也此兩計者國策

者二顯名厚實也願公熟史記計而審處一焉國策

且吾聞之國策無規國策小節者不能成榮名國策

魯連字四姬嬖館補校

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大功國策作昔者國策無管夷

吾國策作射桓公中其鈎國策無篡也遺公子糾而

史託無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史記無也若國

無若字此三行者鄉黨不通也世主不臣也史記作世

鄉黨國策無使管子國策終窮抑幽囚而不出史

無終窮鄉字慙耻而不見史記無窮年沒壽史記無身死

而不反于齊國策無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國

無則亦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國策無然

史記管子不耻身在縲紲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

耻不死公子糾而耻威之不信于諸侯國策無不耻

句故兼字兼作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

九合諸侯史記無據而國策無為五霸首名高天下

而國策無光燭國策鄰國曹沫史記作為魯將三戰

三北而亡國策地五百里國策作鄉使曹子之足不

離陳國策脫鄉字據史記計不顧後史記作議不旋

踵國策無此句出必死而不生史記作則亦名不

免為敗軍禽將矣亦名字矣字曹子以敗軍禽將非

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史

魯史記卷四十九

無以敗軍四句作曹子非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史記作而曹子

以為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史記無曹子以為齊五

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國策作劫桓公之心

壇位史記作姑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史記無三戰

之所喪史記作亡一朝而反史記復之天下震動諸侯

侯史記補驚駭威信吳楚史記信作越傳名後世史記無此

若此二公史記作上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史記作成

小廉而行史記補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國策無亡軀滅

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史記作之心史記作怨而

成終身之名史記無而除感忿之耻史記作棄而立

累世之功史記無而故史記作業與三王爭流而史記無

據史記補名與天壤相倣也史記倣公其圖之史記作願

之行燕將得書三日乃自殺戰國策齊策史記魯仲連

參按考訂注各句下按書後戰國策此書文句小異

間命矣因罷兵倒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欲降

泣三日猶預不能齊人所殺虜于齊甚眾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

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考太平御覽卷三百五

十餘城唯莒與即墨不齊田單以即墨破燕軍

殺燕將軍騎劫復齊城唯聊城不下燕將守城數

月魯仲連乃為善著之於矢以射城中遺燕將

得書三日乃自殺本書與史記所載合據訂正

魯史記

六卿經館補校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墨栢丘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蓆立則杖插為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

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狄人乃下戰國策齊策劉向說苑指武篇亦載此節文句小異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雍門子養椒亦陽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為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見三人故也使文得二人文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廐馬百

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麒麟騷耳哉後宮

十妃皆縞紵食梁肉豈有毛廔西施哉色與馬取於

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戰國策齊策

秦圍趙之邯鄲史記作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

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國策無此二魏句據史記補

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

使客將軍辛史記作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

曰秦所以史記作急圍趙者前與齊閔史記作湣王爭強史記

作疆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史記無今齊閔作湣王此三字

已益弱已字據史記補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

意欲復求為帝復字據史記補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

必喜罷兵去平原猶豫史記作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

適趙會秦圍趙國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

君曰事將奈何平原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

之衆於外國策作百萬之衆折於外據史記改今又內圍邯鄲衍不能

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史記作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

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仲字據史記補始吾史記作吾始

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

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

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國策作召無介而見之於先

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

其人在此仲字今字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將軍史

無而字辛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仲字據齊國之

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

也史記有仲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既字據辛垣

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

園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君字據今吾視

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也字據曷為久

居此園城之中而不去也史記無魯連曰世以鮑焦

為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史記有為今眾人不知則

為一身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者字而字

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史記肆然而為帝過而遂

正史記作於天下則連有赴史記東海而死耳吾不

忍為之民也所以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

先生助之將奈何將字據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

之齊楚則固助之矣則字據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

從矣若乃梁者者字據史記補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

梁助之邪史記無邪字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

史記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

秦稱帝之害將奈何史記無將字奈何作何如魯連曰昔者者字據史

補記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

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

弔史記無此句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

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史記無田嬰二字作因齊則斷之據史

補記齊威王齊字據史記補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

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

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史記作不見夫僕乎

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而字據史記補畏

之也魯仲連曰然史記作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

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史記無此字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

辛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噫字據史記補嘻亦太甚矣先生之

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

待吾言之史記作吾將言之昔者鬼史記作九下同侯鄂侯文王紂

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史記無故紂字入作獻紂

十 嬖嬖補校

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史記作疆辯之疾故脯鄂侯

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史記作羑里之庫姚宏本作車

百日而史記無而字欲令姚宏本作舍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

史記無帝字王卒就脯醢之地也史記無也字齊閔王將之魯

史記作齊潛王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

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

取禮而來待史記無待字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

狩諸侯避史記作辟舍納莞鍵史記作管籥攝衽抱几史記作作機視

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國策作而聽退朝也據史記改

魯人段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史記作途

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史記作潛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

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史記作棺設北面於南方

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

而死故史記作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

死則不得飯含史記作賻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

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二

字據史記補俱據萬乘之國國策無此句交史記作各有稱王

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

未史記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

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史記

無二謂字予作與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

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

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

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史記無知先生為天

下之士也吾請去史記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

郤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魏字據奪晉鄙軍以

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國策作擊秦秦引於是

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史記無辭讓使者三國

無使字據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

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謂字

補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史記無即有

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史記無仲史記連不忍為

也遂辭平原而去終身不復見戰國策趙策史記魯

小異太平御覽卷八百十引魯連子曰秦圍趙邯

鄆魏侯使將軍新垣衍入邯鄆令趙尊秦為帝魯

連子說罷之秦軍退平原君以千金為先生壽笑

曰若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藝文類聚卷八

十三引云秦師圍趙而退平原君以千金欲為魯

連壽連笑曰所貴天下士者為人釋難解人締結

十二 鄒館補校

魯連子

若卽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御覽卷八百二十九引云連卻秦軍平原君欲封之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起前以千金爲壽先生笑曰所貴至不忍爲也與藝文所引同昭明文選左太沖招隱詩注引云連卻秦軍平原君欲封之遂杖策而去諸書所引互有詳略異同要皆與國策史記爲一篇之文

契始封商在太華之陽

酈道元水經注卷二十一丹水上四字據酈注補

松縱高千仞而無枝非憂王室之無柱也

水經注卷二十四

水藝文類聚卷八十九訛憂王爲夏正無之及也字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八亦無之也二字文選任彥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作東山有松千仞無枝非爲正直無枉自然又枚叔七發注引上二句作東方有松攬高千仞而無枝也

陸子謂齊潛王曰魯費之衆臣甲舍于襄賁

水經注卷二十

五沂水

胸劇之人辯

水經注卷二十六巨洋水

楚王成章華之臺

之字據左傳正義補

酌諸侯酒魯君先至與

之大曲之弓不琢之璧既而悔之伍舉見魯君曰大

曲之弓不琢之璧楚王之寶也吳求之弗與舉兵伐

楚魯懼奉而歸

春秋左傳昭七年正義引云楚子亨魯侯于章華之臺與大曲之弓既而

悔之焉啓疆見魯侯魯侯歸之文不全據太平御覽卷八百二所引按補又御覽卷三百四十七引上四句又卷八百六亦引上四句脫大曲之弓四字

魯連子

三嬭嬭館補校

齊之辯士曰田巴辯於祖邱而議於稷下

六十五卷五十七
曰字而字
據文選注

補毀五帝罪三王訾五伯離堅白舍異同一日

文選注

旦史記正義作月而服千人有徐刼者其弟子曰魯仲連謂

刼曰臣願當田子使之不敢復談可乎徐刼言之田

巴曰刼弟子自謂刼已下至此史記正義引年十二

耳然千里之駒也願得侍議於前田巴曰可魯連往

謂田巴曰史記正義引作年十二歲號千里駒往謂

田巴臣聞堂上之糞不除史記正義作郊草不芟白

刃交前不救流矢何則急者不救則緩者非務史記正義

意林並作急不暇今楚軍南陽伐高唐燕人十萬衆

在聊城而不去史記正義無國亡在旦暮耳先生將

奈何史記暮作夕田巴曰無奈何魯連曰夫危不能

為安亡不能為存則無為貴學士矣今臣將罷南陽

之師還高唐之兵卻聊城之衆為所貴談談者其若

此史記正義無田巴先生之言有似泉鳴出聲而人

惡之願先生勿復談也史記正義談田巴曰謹聞教

明日見徐刼曰史記正義作謹聞先生之騎乃飛兔

腰褭也豈特千里駒哉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復談

史記正義無之騎腰裏字特作直哉作也無於是
杜口易業句無復字 按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此
節文不完具據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四按補又
御覽卷九百二十七引至謹聞命矣中多脫略文
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注引至使不敢復說
馬總意林卷一魯連子首條引白刃三句

陳無字謂門客曰昔荆來伐無一人死何國之寡士

也門客對曰君車衣文繡士不得以為緣鷺鳴有餘

食士不足菽稗堂上有酒池士不得一嘗財者君之

所輕死者士之所重雨之字據君不能以所輕與士

欲得士之所重藝文類聚作若不以所輕與人而欲得人所重據意林不亦難

乎藝文類聚卷九十一意林卷一引財者五句文選江文通別賦注引門客謂陳無字曰君車衣文繡

句二 司又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君雁鷺有餘粟士不足半菽

諺云二字據百足之蟲至斷而不蹶者至字者字據

持之者衆也意林卷一文選曹元首六代論注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四又卷九百四十八

至斷作三斷陸佃埤雅釋

人心難知于天天有春夏秋冬以作時人皆深情厚

貌以相欺意林卷一

人君所察者三人字據不可以不知不知時與不時

譬猶冬耕也意林作猶冬耕也藝文類聚作譬猶春不耕也不知行與不行

警意林作猶以方為輪也意林為作不知宜與不宜警以錦

純薦也意林作將以錦純薦藝文類聚作警以錦緣

宜與不宜二句在前據藝文類聚卷九十九太平御覽卷七百九按補互訂御覽無不知時二句

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

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于彘諸侯奉

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于彘

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為宣王而共伯復歸國于衛

得意共山之首司馬貞史記索隱引至歸國于衛也末句據陸德明經典釋文補

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文選王子淵聖主得賢臣

頌注又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注

展无御覽作毋所為魯君使遺齊襄君鴻至漚而浴鴻鴻

失其裝在御者曰鴻之毛物可使若一能買鴻耳御覽

作結給无所曰吾非不能買鴻也是上隱君下易幣

御覽作无所不敢徐堅初學記卷二十六

一井五餅洩可立待一竈五突烹飪十倍分煙者眾

也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六藝文類聚卷八十一引云竈五突分煙者眾也

朝露之蒲工女不能治淄澠之沙計兒不能數太平御覽

卷七十五

魯連先生見孟嘗君於杏堂藝文類聚作唐之門孟嘗君曰

吾聞先生有勢數可得聞乎連曰勢數者譬若門關

舉之而便則可以一指持中而舉之非便則兩手不

勝關非益加重兩手非加罷也彼所起者非舉勢也

彼可舉然後舉之所謂勢數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四又卷八十及藝文類

聚卷六十三並引首句

弦鐸相第而矰矢得高焉專諸刺王僚闔廬乃成名

焉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

舜耕於歷山而交益陶於河濱而交禹太平御覽卷四百九

古善漁者宿沙瞿子一作習子使漁于山一作使魚生于山則雖

十宿沙子一無子字不得一魚焉宿沙非闔於漁道也一作

者彼山非魚之所生也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三又卷九百三十五

宿沙瞿子善煮鹽漬沙雖十宿沙不能得也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五

北方有獸名爲狔生而角當心俯厲其角潰心而死

太平御覽卷九百十三

南方鳥名曰邽生而食其翼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八

市處者僕妾膾炙而食市饒也壅泉沃韭織屨之亡

從兄弟室父往而不得粗糲焉非愛其僕妾惡其室

父也此其饒羨之與不足也

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六

子曰君子能仁於人不能使人仁於我能義於人不

能使人義於我

曹廷棟逸語

虞氏春秋一卷周虞卿撰名字里居皆無考史記本傳云為趙上卿故號虞卿又云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漢志十五篇入儒家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明詹景鳳明辨類函云近見京師李氏所藏鈔本旨殊劣必贗作也今亦不傳攷戰國策載其論割六城與秦之失及許魏合從二篇史記取之入本傳劉向新序亦採二篇於善謀上篇蓋本書謀篇之遺文也茲據訂正錯簡互考異

同錄爲一卷大旨主於合從亦未離戰國說士之習
班志列入儒家者其以傳左氏春秋而苟況張蒼賈
誼之學淵源有自乎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虞氏春秋

周 虞卿 撰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

史記新序並有不勝二字

亡一都尉趙王

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

不勝尉係

國策新序並作係史記作復姚宏國

策本亦作復

死寡人使束

國策卷

甲而趨

新序作赴

之何如新序無何

如二字

樓昌曰無益也不

如發重寶

國策史記並無使寶字據新序補

而爲講

史記無而字講作媾新序作構

虞卿曰夫言講者以爲不講

軍必破也

史記新序夫並作昌講史記作媾新序

而制講者在秦

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

史記作趙之軍乎其無其字

不

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史記有欲字破趙軍虞卿

曰王國策有聊字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

得新序無得字王之重寶必內國策作入吾使吾史記國策重作趙新序作

吾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國策無之字合從且必恐天

下之合從必一心恐下八字據新序補如此則講乃可為也趙

王不聽與平陽君為講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名

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講於秦國策無為及於秦三字新序無於字

秦已內鄭朱矣子史記作卿新序作虞卿以為奚新序作何如虞卿

對曰國策無對字新序無虞卿二字王必國策有必字不得講軍必破矣

天下之史記無之字賀戰勝者皆在秦矣新序無矣字鄭朱趙

之貴人也史記新序並無趙之二字而入於秦史記無而字於字新序無於字秦

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講必不救

王則講不可得成也新序無成字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

下賀戰勝者終不肯講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

笑不從虞卿之謀也國策無應侯已不至謀也作趙卒不得講軍果大敗王入秦秦

留趙王而後許之講秦史記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下接樓緩新

從秦來至此飾說也漢秘閣元本有秦既解邯鄲之圍至割六縣而講二十四字今本脫茲據史記新序

補正應侯至為天下笑史記新序文同新序多不從虞卿之謀也一句秦既解邯鄲之

圍漢秘閣戰國策本作邯鄲之圍而趙王入朝使趙

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虞卿謂趙王曰國策鍾簡承虞卿曰

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新序作亡其力尚能進之愛王而不史記攻

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國策

無而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

以新序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國策取作攻以送作而資是助

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史記新序王

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國策作樓緩誤據史記

新序訂正新序無下趙

郝二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國策新序並無誠字新序

盡作量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國策作之所至此彈

丸之地猶不予也史記新序並無猶字令秦來年復

攻於王新序作來年秦復攻於王王得無割其內而講

乎王曰請國策聽子割矣子能必使史記有來年秦

之不復攻我乎新序無趙郝對曰國策作樓緩對曰

此非臣之新序無昔者史記新序三晉之

交於秦相善新序也今秦國策善

獨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新序作必有今臣

虞氏春秋 三 鄭經補校

之新序有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國策作啓關通幣漢秘

策本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新序無王

不取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者史記有此字必在韓魏之

後也國策作必不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

國策告上有樓虞卿對曰國策無郝國策作言不講

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復史記無復字割其內而講

乎國策無今講郝國策作樓緩史郝又以不能必秦之

不復攻也史記有今雖割六城何益國策新序並來

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史記作而媾此

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國策

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史記新序並無至秦倦

而歸兵必罷新序我以六城新序作收天下以攻罷

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

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國策新序彊並今郝國策

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

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國策新片

韓魏至有以十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

六字據史記補盡新序無即字來年秦復求割地新序作來王將予

史記作城盡盡新序無地字王將予

史記作 不予弗與 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史記

字廣秘閣國策棄前貴今木 予之則新序無地而給

作前資史記新序並作前功 而史記無 弱者不能自守國

之語曰疆國策者善攻而史記無 而多得地是

有自 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做史記新序 而多得地是

疆秦而弱趙也以益疆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國策並作強

其新序計固史記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

之心其求無已秦虎狼至無已史記而王之地有盡

國策有而字史記新序有盡 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

求其勢必無趙矣史記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

來新序計未定上無趙王二字國策必無趙矣下作

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趙王與樓緩計之

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國策作與秦城何如不與

予孰 樓國策有 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國策

有人字一木與史 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

對字 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國策無王字 公甫

文伯仕於魯新序甫作父 病死婦人爲之史記新序

之自殺于房中者二人國策其母聞之不肯哭史記

也其相室曰國策無 焉有子死而不史記哭者乎

虞氏春秋 五柳館補校

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不隨也國策無是字也

字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國策作爲死者十

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國策無必字而於婦人厚也國策無也

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國策作爲賢母也從妻國策作婦言之

是必不免爲如婦國策無是字婦下有也字執序婦作妻故其言一也

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國策作與

則非計也言予國策作予不同之則史記新序無則字恐王以臣之

史記新序無之字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國策無大

字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

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慎勿予史記新序並無王以句新序無入見

王三字國策錯簡在首段據史記新序正慎史記作眷國策作必王曰諾國策有此三字樓

緩聞之入見於王史記新序並作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

樓緩國策作告之樓緩對曰國策無對字不然虞卿得其一不

得其二國策作末知其二也夫秦趙構新序作構難而天下皆說何

也曰吾且國策作我將因彊而乘弱矣國策彊作強無矣字今趙兵

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新序無則字國

策無盡字故不如亟割地爲和國策如作若爲作求以疑天下而慰

秦之心國策作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史記有彊字怒乘

趙之槃

國策作

而瓜分之

史記無而字

趙且亡何秦之圖乎

新序且作見

故曰虞卿

得其一不得其二國策無此二句願

王以此決之

國策無願字洪作斷

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

王國策有又字史記

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國策

哉作矣無所以

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

國策有此二句

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

國策無之字

獨不言其國策

作不亦大史託無其字

示天下弱乎且臣言

國策作曰勿予者非固

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

國策無而字

王以六城賂

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

國策無之字

六城并力而西擊

也

史記無而字也字

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

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

國策無則字之字也字

而齊趙之深

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

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

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

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

國策無而齊趙已下六十

記新序補新序讐上無深字媾並作構

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

史記作則使

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國策

新序作即發

反秦之使者史記無之字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

國策作逃去

新序引至與之謀秦下云虞卿之謀行云是劉向語不錄按此篇戰國策趙策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劉向新序卷九善謀篇並載文句互有異同國策以樓緩新從秦來一段錯簡在前凡趙郝言皆屬樓緩明烏程閔齊伋據漢秘閣木元有秦既解邯鄲之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制六縣而講二十四字謂史以為章首者此策實非邯鄲解圍後事策中既有趙郝約事在脫簡知以趙郝為樓緩為後人所改並從史記新序訂正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

虞卿曰為入必語從史記作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成王名虞卿謀過平原君平

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為魏請從寡

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史記作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

為從對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史記作王

曰魏過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史記作王

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

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國策作王曰何也據史記補曰凡

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

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史記作對

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

國辭其福故臣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國

曰魏過王亦過無此三句據史記新序善謀篇並載文異茲據參訂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六十六

子編儒家類

平原君書一卷

漢朱建人

高祖傳一卷

缺

劉敬書一卷

漢劉敬

孝文傳一卷

缺

至言一卷

漢賈山

孔臧書一卷

漢孔臧

河間獻王書一卷

漢劉向德

兒寬書一卷

漢兒寬

公孫宏書一卷

漢公孫宏

終軍書一卷

漢終軍

吾邱壽王書一卷

漢吾邱壽王

莊助書一卷

漢莊助

揚子法言宋氏注一卷

後漢宋衷

揚子法言虞氏注一卷

吳虞翻

正論一卷

後漢王逸

仲長子昌言二卷

後漢仲長統

魏子一卷

後漢魏朗

諸葛武侯集誠一卷

蜀諸葛亮

周生子要論一卷

魏周生烈

[Faded text in columns]

平原君書

漢 朱建 撰

說閔籍孺

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
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
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帝帝聽君出
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
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

漢書本傳

附事蹟

漢書曰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復事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陸賈素與建善乃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陸生日前日君侯欲知平原若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

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廼奉百金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說之云云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為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與諸呂至深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

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
朱建爲其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建欲自殺諸
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爲建曰我死禍絕
不及乃身矣遂自剄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
意也乃召其子拜爲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罵
單于遂死匈奴中

劉敬書一卷漢劉敬撰敬齊人本姓婁氏高祖以都
秦之計出婁敬言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
曰奉春君後封建信侯事蹟詳漢書本傳漢藝文志
儒家劉敬三篇隋唐志不著目其文散見本傳中今
據錄之陳仁子論都秦以爲使後世不務德而務險
者得敬言以爲藉口得爲至論乎司馬溫公論和親
以爲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于婦翁建信
侯之術固已疎矣況魯元已爲趙后又可奪乎然則
敬之爲策大抵權宜救時之計然漢兼王霸以爲家

法則當日之列於儒家者蓋有由已歷城馬國翰竹
吾甫

劉敬書

漢 劉敬 撰

說都秦

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

輅見齊人

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

解衣敬曰

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

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

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王天下與周異周

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彙善十餘世公劉避桀

劉敬書

一 姬嬭館補校

居幽大王以狄伐故去幽杖馬箠去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

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世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地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

漢書本傳

昌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
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
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
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爲上曰誠
可何爲不能顧爲奈何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立
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關
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
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遣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

在國爲子婿死外孫爲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
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
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
高帝曰善

徙民

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法長安近
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地
肥饒可以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
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疆

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
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且實關
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
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並同上

至言一卷漢賈山撰山潁川人祖父祛故魏王時博
士弟子山受祛學嘗給事潁陰侯為騎文帝時數上
書言事具詳漢書本傳漢藝文志儒家賈山八篇今
只傳至言一篇若諫文帝除鑄錢訟淮南王無大罪
言柴唐子為不善三疏當在八篇中而世不傳本傳
全載此篇之文據錄為卷卽以至言標目書言治亂
之道借秦為喻真西山稱其為忠臣防微之論而以
陳善閉邪許之王伯厚謂山之才亞于賈誼其學粹
于鼂錯乃班書以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斷之豈其

然乎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至言

漢 賈山 撰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王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論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天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昔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譁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

帷帳不移而且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治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種之後至於此

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礲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

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

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祝餉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廢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

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兵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

訢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虞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彙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諡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

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
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
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
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
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
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
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
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

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
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
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
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
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
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
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
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
聞不亡也今陛下念思祖考循追厥功圖所以昭光

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
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
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
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殿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
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
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
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
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
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

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
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
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
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
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
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
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
四方鄉風令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
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
 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
 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媿故君子
 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晏游方
 正修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
 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
 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
 此則行日壞而業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
 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晏遊與大臣方正

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

大者也

漢書本傳

河間獻王書一卷漢劉德撰按漢書景十三王傳孝
 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閔
 王榮河間獻王德又云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
 實事求是又云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
 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
 文約指明藝文志儒家有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
 三篇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劉向說苑引四節據輯
 並取春秋繁露所載問孝經一節附後其說稱述古
 聖粹然儒者之言唯於伐有苗云天下聞之皆非禹

之義而歸舜之德又引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與尚書論語異按王充論衡云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云云然則獻王所見論語為河間本所謂古論語也其據尚書亦當是真古文說未可執今所傳之本以為引稱舛誤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河間獻王書

漢 劉德 撰

對上下三雍宮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當舜之時有苗民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

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喻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劉向說苑君道篇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于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于民也

同上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

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

以廣明德慧也

說苑建本篇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妓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同上

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授之子受之乃天之
 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
 經既聞得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為雨起氣
 為風風雨者地之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出之天命
 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
 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
 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
 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
 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 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

於土上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加矣五聲莫貴
 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
 義也工曰善哉

董仲舒春秋
繁露五行對

兒寬書一卷漢兒寬撰寬千乘人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官至御史大夫事蹟詳漢書本傳漢藝文志儒家兒寬二篇隋唐志不著錄其書散佚今取本傳對封禪及律歷志正朔之議以復二篇之舊茅鹿門曰封禪一事相如導之始而兒寬成之終君臣上下各以諂附此亦責備賢者之義然其文訓辭深厚油然見經籍之光宜梁相褚大與議而服其莫及而兼總條貫之言紫陽取之以注孟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見寬書

漢 兒寬 撰

封禪

上論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攝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為封禪

見寬書

一 娜嬛館補校

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
 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
 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
 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
 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
 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御史大夫從
 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
 相因間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
 辟雍宗祀泰山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

方象以承嘉祀為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
 登告岱宗發社闔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
 上元甲子肅邕永享光輝充塞天文粲然見象日昭
 報降符應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
 之觴

漢書本傳

正朔

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創業變
 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問學褊陋
 不能明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為三統之

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
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
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

漢書律
歷志

公孫宏書一卷漢公孫宏撰宏字佚據西京雜記載
鄒長倩與公孫宏書則子卿其字也菑川薛人武帝
元光五年以賢良對策擢第一官至丞相封平津侯
事蹟詳漢書本傳漢藝文志儒家公孫宏十篇今不
傳本傳載其對策上疏對問之語藝文類聚太平御
覽亦引之並據輯錄夫宏在當日東閣延賢布被昭
儉亦賢相也特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與汲黯不相能
一時輿論少之至其言論通達治體亦不盡曲學以
阿世班固入其書於儒家非無見也歷城馬國翰竹

吾甫

六十六卷二十五

公孫宏書

漢 公孫宏 撰

策對

上策詔諸儒宏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法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

公孫宏書

一 娜嬛館補校

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
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遠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
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
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
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
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
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
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盡行
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

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
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
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故形
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
天地明竝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
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
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
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
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

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士
 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
 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
 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
 間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皐
 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
 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
 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宏愚竊不足以奉大對

漢書本傳

上疏

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
 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
 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
 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
 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
 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

對冊書問

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
 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

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採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期年而變臣宏尚竊遲之

並同上

上書

臣聞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

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往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宏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宏行能不足以稱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不許

史記宏上書漢書兩通字俱作達

答東方朔書

譬猶龍之未升與魚鼈可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覩

歐陽

詢藝文類聚卷九十六

散文

舜牧羊於黃河遇堯舉為天子

太平御覽卷八十一引公孫宏

終軍書一卷漢終軍撰軍字子雲濟南人少好學以
 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官至
 諫大夫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事蹟詳漢
 書本傳漢藝文志儒家終軍八篇今見本傳者四篇
 餘皆散佚不可復見茲據輯錄白麟奇木之對不無
 傳會胡越內附言亦幸中然其文若不經意而音節
 自諧宜林希元歎為天與之奇才而惜其壽之不永
 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終軍書

漢 終軍 撰

白麟奇木對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 后功異經而同指盛德之所隆
 也南越竄屏葭葦與 鳥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
 境而東甌內附閩王 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
 禽獸行虎狼心上古 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
 粟騎抗旌昆邪右衽 是澤南浴而威北暢也若罰不
 阿近舉不遺遠設官 俟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

終軍書

鄭媛館補校

罷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威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

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邱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鵬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飀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竣之耳

漢書本傳

詰徐偃

元嘉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徙爲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

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誦其義有詔下軍問狀

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城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秦山東

有東海受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執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偃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爲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米名也偃窮誦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罪

奏可

六才六卷三十三

請使匈奴

當發使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晉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驚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不足以充一方之任竊不勝憤懣

並同上

吾邱壽王書一卷漢吾邱壽王撰壽王字子贛趙人官至光祿大夫侍中事蹟詳漢書本傳漢藝文志儒家有吾邱壽王六篇虞邱說一篇虞吾古字通用皆壽王所撰著也隋志儒家不載其書而集部云梁有漢光祿大夫吾邱壽王集二卷亡則阮孝緒七錄入其書於集中至隋已佚矣今本傳載駁公孫宏及說鼎二篇藝文類聚載論一篇北堂書鈔亦引其說並據輯錄仍依漢志入儒家黃東發謂買臣壽王者武帝私令折難大臣者壽王難禁弓矢視難朔方者優

吾邱壽王書序

一 如嬛館補校

六十六卷三十四
焉然漢鼎非周鼎之說則俳優取寵爾立論最當此
書之定評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吾邱壽王書

漢 吾邱壽王 撰

駁丞相公孫宏禁民不得挾弓弩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
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
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海
內抗傲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
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
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

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桀銷甲兵折鋒
刃其後民以耰鉏筆挺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
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
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
俊材興學宮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
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
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
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
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

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
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禁者爲盜賊之以
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
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
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
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漢書本傳

說鼎

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郡臣
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

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郡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
 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
 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
 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
 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
 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
 愈威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
 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
 廼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同上

驃騎論功論

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太
 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
 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
 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師以抗憤用干戈於四
 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
 里海內晏然鄙人不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
 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
 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間伺隙既并海內之

後以威力為至道以權詐為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
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誅十餘年遂
滂沱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
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徒觀
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如涌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
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
泰山填滄海可也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五十九

正部論一卷後漢王逸撰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順
帝時為侍中事蹟具後漢書文苑傳七錄儒家有正
部論八卷隋志云亡唐志不著錄佚已久馬總意林
載正部十卷或因庾仲容子鈔之舊目也意林引十
三節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亦引之或作王逸子
即正部也合輯佚文為卷書多勗學語亦每論當代
著作如謂淮南浮偽而多恢太元幽虛而少效法言
雜錯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皆確當不易云歷城
馬國翰竹吾甫

正部論

序

一 娜嬛館補校

正部論

漢 王逸 撰

凡人矇矇冥冥學以啓起行以處身進于道則成君

子非子禮則曰小人君子之舉履德而榮光小人之

動險惡而傷刑 馬總意 林卷四

皎皎練絲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藥則黃得涅則黑

同上 太平御覽卷八 百十四 涅作泥餘同

玉不琢則南山之圓石 意林 卷四

穿窬之徒不避腰領奔北之士不憚斧鉞 同上 太平御覽卷

正部論 一 嫗媛館補校

漢家窮天涯究地圻左湯谷右虞淵前炎楚後塞門

邠連以北黃山以南碣石以東合黎以西莫不禱負

來貢意林卷四

仲尼叙書上謂天談下謂民語兼該男女究其表裏

淮南浮偽而多恢太元幽虛而少效法言雜錯而無

主新書繁文而鮮用並同上

或問玉符曰意林作玉符云赤如雞冠黃如文選注

蒸粟白如脂肪文選注補正黑如淳文選注

漆此文選注玉之符也言成雅訓辭作與謨此人之

符也意林卷四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八十二文選

五並引至玉之符也又卷九百六十

山神曰螭物精曰魅土精曰犢羊水精曰罔象木精

曰畢方火精曰遊光金精曰清明天下有道則衆精

潛藏意林卷四

天以仙人日子衆人曰芻狗愛其子私其壽賤芻狗

聽其天

若不學譬如無目而視無脛而走無翅而飛無口而

正邪論
二 娜嬛館補校

語不可得也

桀紂雖有天子之位而無一人之譽猶朽株枯樹逢

風則仆

明刑審法憐民惠下生者不怨死者不恨諺曰政如

冰霜姦宄消亡威如雷霆寇賊不生並同上

或問張騫可謂名使者歟曰曰字據周流絕域十有

餘年自京都以西安息以東方數萬里其中胡貊其

御覽補百有餘國或逐水草或逐城郭騫經歷之皆

知其習俗皆字俗字始得大蒜蒲荷苜蓿也虞世南

鈔卷四十一引王逸子 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九
引作或問張騫可謂名使者與曰周流絕域東西
數萬里其中胡貊皆知習俗始得大蒜蒲荷苜蓿
等較北堂書鈔所引多脫還而書鈔亦於周流上
脫曰字萬里下脫其中胡貊四字知其習上下脫
皆字俗字校補又御覽卷九百七十七引正部曰
張騫使還始得大蒜苜蓿九為簡略而可
證諸書中之引王逸子者即正部論也

顏淵之簞瓢則勝慶封之玉杯何者德行高遠能絕

殊也藝文類聚卷七十三太平御覽

自比如萍隨水浮游藝文類聚卷八

草有巨暢威熹木有扶桑梧桐松柏皆受氣淳美異

於羣類者也徐堅初學記卷二十八引王逸子脫梧
桐字美作矣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四

王邵論三如嬖館補校

引有
主句

仲尼門人舖道醇飲道宗 太平御覽卷四百三

夏禹治水彫無放脛無毛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二

易與春秋同經總一機之微經營天道以成人事 太平御覽卷

御覽卷六百九

自幽厲禮壞樂崩天綱弛絕諸侯力攻轉相吞滅德

不能懷威不能制至于赧王遂喪玉斗 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五

引王逸子又卷八十五引正部無天綱句赧王作王赧玉斗作天位

仲長子昌言二卷後漢仲長統撰統字仲理山陽高平人官尚書郎事蹟具後漢書本傳傳言尚書令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為尚書郎後參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章懷太子注昌讜也尚書曰汝亦昌言隋志雜家十二卷錄一卷唐志儒家十卷其書散佚惟本傳載其理亂損益法誠三篇明胡繼新西京遺編刊之為一卷今更蒐補殘遺分為上下二卷其言時事切中利弊繆熙伯以董賈劉揚擬之洵

中長子昌言

一 婦孺館補校

非溢美合依唐志入儒家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昌言表

魏 繆襲 撰

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游
 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素
 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多歸焉統過幹幹善待遇之
 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
 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
 之無幾而幹敗并冀之士以是識統大司農常林與
 統共在上黨為臣道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

中長子昌言

表

一 婦孺館補校

仲長子昌言

六十一卷四十三

引無直字 每列御覽郡命召輒稱疾不就默語御覽

矜作拘 無常時人或謂之狂漢帝在許昌尚書令荀彧領

典樞機好士愛奇聞統名啓名以為尚書郎後參太

祖軍事復還為郎延康元年卒時年四十餘統每論

說古今世俗行事發憤歎息輒以為論名曰昌言凡

二十四篇魏志劉劭傳裴松之注太平御覽卷

才章足以繼西京董賈劉揚後漢書仲長統傳云友

亦表 語據補

仲長子昌言卷上

漢 仲長統 撰

理亂篇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
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僞假天威矯據方
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
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
形不堪復仇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
繼耳夫或會為我之尊長矣或會與我為等儕矣或

仲長子昌言

卷上

鄭慶節補校

會臣虜我矣或會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何言腹詛
 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
 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
 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宴然皆歸
 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
 尊在一入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
 天地威神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甫
 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百萬
 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意林引無之見天

下莫敢

意林無

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

奔其私嗜

意林無自謂于

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

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

意林

鄭衛之聲

意林入則

耽於婦人

意林作騁于

出則馳於田獵

意林獵作弋

三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

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

之家也

意林引無荒廢四句作信任親愛

使餓狼守

庖廚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

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

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
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
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
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
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
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爲編戶齊民而
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
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
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取周於四方

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
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墮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
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
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
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
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
能得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
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
肯爲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

六十六卷四十六
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踣高天踏厚地猶恐有
鎖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
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
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
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
將皆以修絜爲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
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
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勢
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

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涉二百年而遭王莽
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
日名都空而木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
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
間之亂尙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
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
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後漢書仲昌統傳
馬總意林卷五引
十四句

損益篇

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爲也事有乖於數法
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
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
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
以殺生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
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
有暴亂殘賊之害雖籍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勢使之
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
其沓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尙多焉故漢其根本輕其

恩義猶尙假一日之尊取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擅
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欲爲者乎時政彫
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
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
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從橫之執善者早登否者
早去故下上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
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
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
之服不爲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

六十六卷四十八
過於封君執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
死士爲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
不斂寃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猶網禁疎闊蓋分田
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
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
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
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
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
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

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
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
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託疾病
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
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
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會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
也是爲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
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
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祕典續呂侯之祥刑

此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爲人上者也衆者爲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緩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沔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

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未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敘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爲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旣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尙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五之

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
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
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
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
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
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用天性究人
理興頓廢屬斷絕網羅遺漏拱挾天人矣或曰善爲
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爲之以無爲事之以無
事何子之言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慕聖人未可

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
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
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更人放肆則
惡復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
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
橫賦斂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
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灾不足苦也故
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
爲勞天灾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

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旣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成熙未必不出此也得拘挈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罟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飢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更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萬里

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解取一斗未爲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受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爲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騫矩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爲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貲况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

也今田無常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祿班未定可爲
 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
 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隘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
 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
 爲姦也

後漢書仲
長統傳

法誠篇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
 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政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
 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

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
 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大
 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旱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
 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
 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
 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
 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
 貨易選舉疲驚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
 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

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
然也反以策讓二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倉天號
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修
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
斯位邪執旣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勲立於國
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
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在如此則何患於左右
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
能隔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

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
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
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嘗曾莫之悟
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
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
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勢異也母
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責任萬世嘗
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
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爲政者不

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天國家漏神明於媒近輸權重於婦黨第十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

同上

仲長子昌言卷下

雜篇

教化以禮義為宗禮義以典籍為本常道行于百世

權宜用于一時高辛已往則聞其人不見其書唐虞

夏殷則見其書不詳其事周氏已來載籍具矣

馬總意林

卷五

建旗伐鼓高峰明候守邊之猛將非中國之良吏和

鑿法駕清道而行使辟揖讓諸夏之威儀非夷狄之

有也

董賢之于哀帝非有骨肉絲髮之親又不能傳其氣類定其繼嗣以丈夫宴接之歡自成膠漆也

景帝顯位刺史者皆是宦臣子弟猶如豺狼守肉鬼

魅侍疾曰在天之內在人之外一本曰作口案此節疑有訛缺人愛

我我愛之人憎我我憎之

天下士有三俗選士而論族姓閥閱一俗交游趨富

貴之門二俗畏服不接于貴尊三俗天下士有三可

賤慕名而不知實一可賤不敢正是非于富貴二可

賤向盛背衰三可賤

天下學士有三姦焉實不知詳不言一也竊他人之

說以成己說二也受無名者移知者三也

知言而不能行謂之疾此疾雖有天醫莫能治也

同于我者何必可愛異于我者何必可憎知足以立

成之事能足以圖案句有缺文

附者不黨疎者不遺

婦有朝哭良人暮適他士涉歷百庭顏色不愧今公

侯之宮美女數百卿士之家侍妾數十晝則以醇酒

淋其骨髓夜則以房室輸其血氣

人之性有山峙淵渟者患在不通嚴剛貶絕者患在傷士廣大闊蕩者患在無撿和順恭慎者患在少斷端慤清潔者患在拘狹辯通有辭者患在多言安舒沈重者患在後時好古守經者患在不變勇毅果敢者患在險害並同上

疏濯脚臆澡雪腹心使之芬香皓潔白不可污也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鍊之以致其精瑩之以發其光意林卷五 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引道德五句 文選 劉孝標廣絕交論李善注引道德四句

幽間則攻人之所短會同則述人之所長負我者我

加厚焉疑我者我又加信焉難必相恤利必相及意林

卷五 未有與人交若此而見憎者也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引幽間三句無

兩所字厚焉下接此句 順文勢觀之當總承負我者四句今補正

事君不為君所知忠未至也與人不為人所信義未

至也意林卷五

父母不好學業惡子孫學之可違而學也父母不好

士惡子孫友之可違而交也同上

英辭兩集妙句雲來同上 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 百引作英才若雨妙句如雲

女選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
論注作英辭雨下妙句雲布

愛惡相攻命之自然也愜快以志人情之所欲也林意

卷五

嗽舌下泉咽之名曰胎食得道者生六翮于臂長毛

羽于腹飛無階之蒼天度無窮之世俗同

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此寒暑之方驗於人

也均之蠶也寒而餓之則引日多溫而飽之則引日

少此寒溫餓飽之為修短驗於物者也意林卷五引

人壽南方暑而人夭如蠶寒而飢則引日多溫而飽則引日少文句脫略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

五引此節
完具據補

湯契後秦益後卽臯陶子也意林卷五

昔密有卜成者身遊九山之上放心不拘之境酈道元水

經注卷十五
引仲長統

天為之時而我不農穀亦不可得而取青春至焉時

雨降焉始之耕田終之簞簋惰者釜之勤者鍾之矧

夫不為尚得乎食也哉賈思勰齊民要術序

叢林之下為倉庾之坻魚鼈之堀為耕稼之場者此

君長所用心也是以太公封而斥鹵播嘉穀鄭白成

而關中無饑年蓋食魚鼈而藪澤之形可見觀草木而肥壤之勢可知

稼穡不修桑果不茂畜產不肥鞭之可也柂落不堅垣牆不牢掃除不淨笞之可也此督課之方也且天子親耕皇后親蠶况夫田父而懷窳惰乎

鮑魚之肆不自以氣為臭四夷之人不自以食為異生習然也居積習之中見生然之事孰自知也斯何異蓼中之蟲而不知藍之甘乎

並同上
宋均為九江守夏以旦冬以日中
北堂書鈔卷三十五

官之有級猶階之有等升階越等其步也亂亂登朝級敗傷禮法是以古人之初仕也雖有賢才皆以級次進焉賈生有言治國取人務在求能故裁國之無利器猶鏤以鉛刀而望其切不亦疎乎

北堂書鈔卷四十九引云公卿大夫雖有賢才皆級次進官猶如級階之有等也脫略不具太平御覽卷二百三引此節差完足據

補正

今為宮室者崇臺數十層長階千百仞延袤臨浮雲上樹九丈旗珠玉翡翠以為飾連帷為城搆帳為官起臺榭則高數百丈壁帶珠玉土被緹錦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五

今人主不思神芝朱草甘露醴泉湧而患枇杷荔

支之腐亦鄙矣藝文類聚卷八十七 太平御覽九百七十一兩引一引作今人主不思

神芝朱草四字據補

漢哀帝御覽作安帝時有異物生於長樂宮東廡御覽作廡柏

樹及永巷南闥御覽作閤合歡樹議者以為芝草也羣臣

皆賀受賜藝文類聚卷八十九 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

遠州之縣界至數千而諸夏有十畝共桑之道遠州

有曠野不發之田代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使誰

能自往緣邊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便以守禦杜佑通典卷一

遷為滑稽傳敘優旃事不稱東方朔非也朔之行事

豈直旃孟之比哉而桓譚亦以遷內為是又非也史記

滑稽列傳司馬貞索隱

人主臨之以至公文選左太冲魏都賦注又阮嗣宗為鄭冲勸晉王賤注

錯綜人情文選郭景純江賦注

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文選曹子建雜詩注又曹子建

與吳季重書注

清如水碧潔如霜露輕賤世俗高立獨步此士之次

也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注

古之葬松柏梧桐以識其墳文選邱希範與陳伯玉書注

節操凌高雲文選石季倫思歸引序注

姦慝既弭警蹕清夷文選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

子長班固述作之士文選任彦昇王憲集序注

高光二祖之神武遇際會而不能得文選于令升晉紀論晉武帝革

命注

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座傍而周禮有官職文選范蔚宗宦者論

注

宦豎傳近房卧之內交錯婦人之間

至於武皇游燕後庭置中書之官領受軍事

為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並同上

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文選李蕭遠運命論注

深心測意世加甚焉文選陸士衡演連珠注

運籌於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文選陸佐公石闕銘

注

五位以正方面同上

直道正辭貞亮之節文選蔡伯喈郭有道碑文注

百夫之豪州以千計

文選王簡栖頭陀寺碑文注

以一人之好惡裁萬品之不同

同上

規矩可摸者師傅之德也

文選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

救患赴急跋涉奔波者憂樂之盡也

文選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碑

注文

冢宰堯官也尙書曰冢宰掌邦治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

蘓子訓不知何郡人到陳公舍自云今日當死陳公

與之一著單衣於是入室寢日中果死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一

笏以書君教令記善刺過今之板以象焉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

攻王以石澣布以灰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六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containing faint, mostly illegible characters.

